

新书聚焦

→《醒来》许知远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9年3月



有一年,《新周刊》的张海儿为许知远拍照,让他打着一把大伞站在书房里。洪晃看到后说,“对,那像是他干的事儿。”

也是从30岁那年起,许知远开始用脚行走中国,用眼睛观察中国,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晨雾暮雨中,他到达了众多城市和乡村,从东北的漠河到西南的腾冲。作为他的朋友,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发生在他身躯内的那种变化。这本《醒来》是他对自己祖国的一次宏大审视。

许知远在寻找复兴的答案。且不论其江山指点是否正在痛痒处,仅仅是他在文本构架上的抱负已是让人憧憬。

许知远在书中引用了《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一个观点,胡以为,改革是个日益复杂的过程,勇气与努力或许是5年前的中国新闻业最值得珍视的品质,但如今,更为重要的品质是“判断力”,即在越来越复杂的环境中,如何作出准确的判断,已成为最大的挑战。千百年来,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两个品质,一是守——独立于一切利益集团之外,以操守为立命之本,一是断——对国是有清醒理性的判断能力,在功能缺失了很多年后,我们正在恢复这样的传统。——吴晓波

→《民国密码战：美国破译之父在华历险记》[美]赫伯特·雅德礼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5月



雅德礼,美国国家安全局前身军情八处及“美国密宝”创始人,1938年被戴笠聘请到陪都重庆,创建对日密码破译机关“中国密宝”。他在民国谍战现场,与戴笠把酒畅谈特工手段,私下与汪精卫会面,获得蒋介石接见,当场活捉日本间谍,借助汪精卫情报破译“独臂匪”密电,设计赶走嫌疑人,其援华行踪却被《纽约时报》揭露,最后因健康恶化,时局所迫,不得不返回美国。相比同胞史迪威、陈纳德等人,雅德礼似乎已被中国人民彻底忘却,可他正是抗战中国秘密战线上当之无愧的第一外援。——予炎

→《噪音太多》梁文道著 花城出版社 2009年3月



梁文道17岁就开始他的评论生涯了,评论的内容乃是包罗万象。《噪音太多》是梁文道多年来对艺术娱乐真知灼见的集合本。上次梁文道应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的邀请开讲座,谈及自己书名的时候,他这样解释:“我觉得自己写的东西不分雅俗,有时小众有时主流,正是想来回跨越那道界限,使众声喧哗,故名《噪音太多》。”

也是,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了梁文道有时扮演的不只是公共知识分子那么简单,在这本书上,他明显的闪烁着一个私家知识分子的灵光。

他在书上讨论了纯粹的音乐怎么去欣赏、有味道的电影怎么去品味、考究了娱乐到底是什么,还自问电视的末日是否到来。字里行间,妙论横生,个人的性情跃然纸上。然而,他对公共的关怀又无处不在。——麟感(魏辑)

特别关注

千疮百孔的“张氏”情爱

文\海南日报记者 卓兰花

《小团圆》出版不久,就在华人读书界掀起热话,文学的、八卦的、历史的,各种声音不绝于耳。《千疮百孔的“张氏”情爱》一文作者,在读《小团圆》时,心情由喜悦而失望,不禁感慨,“原来,不是每一本‘张爱玲’都是好看的。”

究竟怎样去看待《小团圆》,眼下成了一个惹人争议的话题。笔者第一时间拿到了港版和内地版的《小团圆》时,初阅读的喜悦丝丝缕缕绕上心头,熟悉张爱玲的作品和主要经历,知道她想要表达些什么。随着阅读的深入,失望的情绪渐次弥漫开来。原来,不是每一本“张爱玲”都是好看的,一如这本带有自传体性质的《小团圆》。

直透女人胸臆的“张氏”

张氏华丽的文字、精妙构思的故事,以及作品中透出来的冷峻和哲思,和某个细节处想博得读者好感的段落和张氏语录,都让人浮想联翩——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或许源于多年前,台湾已故作家三毛的一句话,“张爱玲的文字让我有惊心动魄之感”,勾起了许多文学爱好者解读“张氏”小说的兴趣和好奇。

《小团圆》描述在传统家族长大的九莉,大学到香港念书,回到上海后和身为汉奸的有妇之夫邵之雍陷入热恋——与张爱玲的经历有太多相似之处。任何一位熟悉张爱玲作品的读者,都会看出这本书里明显的个人痕迹。

《小团圆》是一本很需要耐心读的小说。大约是一个未完成稿,抑或是张爱玲已到了素材“枯竭期”。总之,整部小说里面,晦涩的情节和大量出场的琐碎人物,拖沓、冗长,文字艰涩消沉,毫无阅读快感。书中时间的线索也被打乱,可以感觉到作者在写作时“心如团麻”,想要表达的东西实在不胜其烦。至于坊间炒作《小团圆》的精妙及过人之处,是否与商业利益挂钩,就不得而知了。

“张氏”作品的文字诱饵

自从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以几乎比鲁迅多一倍的篇幅,评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张爱玲创作的作品之后,张就走进了文学史。几十年来,海峡两岸先后对张爱玲显示了极大的兴趣,都市文化和女性文学的兴盛不衰,从中总是逃不脱张爱玲的文学影子。巧擅以家族纷扰历史叙事开始,从小细节描摹时代流转及沧桑变故,张爱玲作品演进了通俗文学中坚不可摧的一部分。

近些年来,出版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热炒一番张爱玲。《小团圆》之前,是《同学少年都不贱》和《色·戒》,通览全书,可资“炫耀”的新内容实在有限,辅以往年出版的《张爱玲全集》,实有拼凑之嫌。这本《小团圆》,倒是头次面世,却也“似非而是”,和张爱玲其他篇目一样,被轮番品评,

《小团圆》一如张爱玲其他名篇那样,被一品再品,出现了许多对书中人物和现实人物进行对号入座的文章,也就不足为奇。

不得不提的“张氏”情爱

如果不是张爱玲,胡兰成,这个男人也就不为多数人所知。在张爱玲悲凉孤寂的一生中,胡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以张的智慧和洞悉力,看清胡兰成的嘴脸应该不是难事。笔者理解为,张之所以投入胡的怀抱,是因为她比一般的女人都渴望爱,这是家庭背景和环境使然。

《小团圆》中描写张的家族人员之间的关系之乱象,也是吸引读者的一大原因,这契合了人人都有或多或少的窥探癖心理。一开始就登场的人物,数张的姑姑和母亲占的比重大。比张的其他作品如《对照记》、《私语》等多得多。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向来就显得突兀奇怪,因而,冷眼旁观母亲、姑姑及家族堂表间的女女关系、男女关系,其实都重挫着张爱玲的情爱观,也远比张胡恋骇人听闻。《小团圆》的寓意难道是指家族中的各色人等之间的“团圆”?读者尽可见仁见智。

《小团圆》终难“团圆”

《小团圆》就算写得差强人意,到底是张爱玲的作品。笔者认为,《小团圆》是张有史以来结构最复杂凌乱的作品,越到后面,作品变得散乱甚至有些混乱,张的文学技巧已无法推旧出新,没能超越20多岁时的自己,恐怕不是我等“张迷”所可称道。

实际上,张爱玲写作《小团圆》,是为自己人生的恩怨纠结作一个陈述和解脱,给“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什么东西在”这个问题作答。张爱玲是矛盾的,她的写作风格世故老成,却又带着都市人的通达,但因为太在乎逝去的情爱历程,她又如凡尘女子,纠缠着心结无法超脱。

如此看来,张爱玲又是勇敢的,不管是轰轰烈烈还是龌龊顿足的爱情,均分解成赤裸裸的自省与解剖,《小团圆》便是如此。《小团圆》有不少隐晦而真实的描写,张爱玲明言她是在作传记,“我在《小团圆》中讲到自己的时候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小团圆》也像从前一样,围绕张爱玲自己的生活展开。从文学作品的角度来看,《小团圆》没有适当拉开作品和读者的距离;但从文学史发展来说,张给后人留下了看似“团圆”实则千疮百孔的情爱人生传奇。



《小团圆》张爱玲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年4月

诗歌论坛

日常的诗情

文\本刊特约撰稿 周展安

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验:只是因为无意中看到一幅图画,听到几点旋律,或者读到几行诗,本来觉得乏味庸陋的周遭景物再映入眼帘的时候仿佛就多了几抹鲜艳的彩色,而纷扰困顿的心情也仿佛在一瞬间就变得澄明并且释然。因为诗歌、音乐或者其他艺术形式的点染,而在生命上获得安慰、开朗乃至提升的感觉,是最可宝贵的。

最近,《星星》杂志的EMS周刊推出李少君诗歌专辑《二十四桥明月夜》,一次性刊登了李少君的32首诗歌,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其诗歌风貌。

古人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我读少君的诗,也感觉他并不是一个刻意而为的诗人。在少君的思想文化评论和诗歌批评文字里,我们能够读到作者的疾首蹙眉,读到他的苦思冥想。少君的诗少有匠气,似乎都是作者在不经意中,只是因为当时一情一景的触动,而在即刻写下的。如他自己所说:旅途中常现诗意,如路边多小花\但或邂逅,就可随手采摘一朵 《途中》

或者也因此,少君的诗一般并无繁复的解析和演绎,没有故作深沉的玄思,也不以叙事见长。作者所着意的是对于当下情境的即刻反应,是对事物的直观。诗人自己并不在诗中现身说法,他和对象世界保持着一个冷静的似在非在的距离。直观强调的是一瞬间的发现和感悟,它并不容过多的解说掺杂其中,在篇幅上也自然要求以短章与之相配合。也的确,有的诗简直就是一片相片,而作者自己也正有以写作来将这世界定格的高度自觉: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

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 《抒怀》

无论是诗歌的生命感还是整体意味,除了和作者的书写姿态相关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作者所书写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自然。少君是自然的歌赞者。山、水、云、树,乃至岩上的一枝野花、林间鸟儿的一声低语,都是可以传递灵感、抚慰人心的存在。在少君,自然就是最真实的梦乡,是自由之国,是化外之境,是美和善的化身:这里是云的领地\是雾的藩属国,是巅峰的集中营\是烟霞的派出所\这里是鸟的故乡\是松鼠的巢穴,是鱼的避难所\是映山红的根据地\这里是侠与道的基地啊\在这里,书生、剑客、渔人、樵夫\都是侠与道的传承人 《咏三清山》

自然给诗人带来慰藉,使诗人在和自然的亲近中释烦忘忧,诗人对自然也当然要多一份体贴,对于自然所受到的伤害也就分外敏感:市郊小镇对于植被一次平淡无奇的修整,在诗人看来是一次“暴戾事件”(《某苏南小镇》);花叶坠地,在别人是熟视无睹,在诗人,则是感觉“触目惊心”(《夜深时》)。中国文人传统里不乏见落叶而流泪的例子,但那是由落叶而念及自家身世的缘故。倒是佛家能将体惜的心纯然放在那飘落的花叶身上,因为在佛家,世界原本一体,所谓“我”者,只是一种我执而已。作者为草木动容,诗心中透出的是佛心的影子。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诗人无疑是寂寞的。尤其是少君竟在高扬“超越”、“永恒”、“自然”、“美”这些大词,除了寂寞,恐怕还要招来讥笑的吧。但也许是我太落伍于时代了,读到这些大词,我总忍不住莫可名状的激动,于是就写下了上面的那些话。